

永恒的活火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提纲



漆碗生·著



学林出版社

永恒的活火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提纲

漆碗生·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活火: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提纲/漆晓生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7

ISBN 7-80616-811-7

I.永... II.漆... III.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研究 IV.D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817 号

永恒的活火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提纲



作 者——漆晓生

特约编辑——刘益民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范娇青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古籍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9

字 数——70.1 万

版 次——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811-7/A·4

定 价——45.00 元 (平装)

55.00 元 (精装)

谨以本书

纪念邓小平同志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讲话(1980年)发表20周年!

纪念江泽民同志关于“必须加强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1990年)发表10周年!

本书总题记——它的灵魂

必须加强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3日)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Herakleitos, 530—470B. C. (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395页)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封4)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5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关于

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37 页)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70 页)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23 卷第 62—63 页)

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1003 页)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689 页)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 35 页)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前 言

1867年，马克思在汉诺威写给齐·迈耶尔的一封信中说：“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1]。人类如何能够摆脱旧世界的万般苦难呢？从古至今，上下6000年，已有不少人士开出了许多所谓的救世良方：从道到天，从地狱到天堂，从懿旨到神谕，从均贫富到太阳城，从四大皆空到仗剑而行，……都未能挖掉人类苦难的根源——私有制下的阶级剥削和专制压迫。看旧史，叹人间，依然处处是“精生白骨堆”^[2]，时时见“魔怪舞翩跹”。“长夜难明”^[3]！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他十分有限的知识和非常狭隘的视野内，比来比去，还是认为：惟有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这当然绝不意味：崇信马克思的学说，他就不会栽跟头了，只能说立意反复研习马克思的学说，加深理解，试行应用。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4]。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果，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为上述论断提供了佐证。因正确而万能的学说就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我只相信科学。即使世上

有人讥讽什么“科学主义”、“决定论”，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科学，我亦不悔。科学正是人们充分自由而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

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实非易事，切莫不予深究就任意说它过时了，因斗转星移而失效了。列宁在1914年曾感叹道：“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6]幸运的是，自那时以来，理解马克思的人逐渐增多了。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伟大革命家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仅仅有一个人或几个人理解马克思，是不够的，不牢靠的。如果谬误竟能不胫而走，甚或通过电波弥天盖地时，真理岂能默默无声？马克思主义真理正需要通过生动活泼的人人参与的民主过程和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而大众化、社会化，不断化为现实生活内容。真理不怕辩驳、质疑、交锋和冲撞，更不怕辱骂和恐吓。

作者相信：理解马克思是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下苦功夫，反复研习。然而，因理解而崇信马克思的学说的人，恐怕还不宜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要超过马克思，首先要等于马克思。这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还不理解他，还没学习他的理论或浅尝辄止，就妄加非议，甚至咒骂，则失之浅薄了吧？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何以有可能超过马克思呢？那是由于马克思已经在1883年去世了，已不能对那时以后的世事继续进行分析 and 概括了。然而，马克思的后继者能否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取决于他们对马克思和他的带有根本性的科学发现的理解了。当然，没有民主就很难理解马克思。如果民主存在，那么谁也无权垄断这种理解。

尊敬马克思绝不是搞什么图腾；理解马克思还不是最终目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8]。本书作者设想，在社会主义下，力求理解马克思的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民主问题，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对于一个还在研习马克思的学说、根本谈不上精通的人，能谈应用么？也许，大胆学步、学着应用，又是力求走向精通的途径吧？本书正是这样一个斗胆尝试，切望有关行家里手提携而不笑其幼稚。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切客观存在。不论是自然存在或是社会存在，也不论是实体(如人)，或是实在(如人的关系)，都是科学对象。应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研究的对象，当然也只能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事物。那么，民主是不是一个科学对象呢？本书作者设想：根据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结果^[9]，可以判断，民主是一个客观实在。我们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论证和实证这一命题：民主是科学对象。他还设想，由于民主这一科学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民主问题研究的广阔性和艰巨性，民主问题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专门性或专业性，势当形成一门学科，即民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民主问题研究体系，当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它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自己的科学对象，即民主。

这样一条学术工作建议，是不是在故弄玄虚，让人莫测高深呢？作者相信，并非如此。任何一个科学学科，都可以从普及和提高这两个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它。从提高上说，民主科学的内容远比法律科学复杂；民主比法制发达得早^[10]。就普及而言，在政治社会里，我们可以用似乎是通俗易懂的“人民当家作主”6个字来对政治民主的一个方面加以概括。如果要问：人民是什么？怎样界定？它如何当家？怎样判断人民作主？……问题就愈来愈复杂了。如果面对人类社会的民主现象、民主问题、民主学说和民主主张，深究下去，力求彻底，那么不难发现，民主问题研究涉及的空间范围极广、时间跨度极大、牵扯变量极多、求索难度极高。因此，

要有专人对民主进行专门研究，它是一门独立学科，不仅仅是政治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下，民主工程建设需要民主科学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的理论，就是科学；能够抓住民主的根本的、彻底的民主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12]。“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3]。对民主问题的科学研究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吧？也许可以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人类即使有本领登上了火星，也进不了民主王国的乐园，还可能在民主问题上陷入主观性、盲目性、片面性、被动性、摇摆性、表面性、权宜性、随意性、空想性、极端化、绝对化、恐惧心态、形而上学、放纵无度或形式主义，可能误把非民主当作民主，离开民主愈来愈远尚不自知。结果是：或者僵化，或有风险，都会偏离共产主义大目标。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没有科学的民主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民主行动。革命、民主与科学三者又是统一的。例如，回顾阶级社会的许多历史性变革情况时，可以发现：任何真正的革命都具有民主性；任何民主事物都具有革命或革新的趋向；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5]，它还还为革命运动和民主行动提供客观依据、坚定信心和预见性。革命又为科学的发展开路；民主则是科学发育的阳光、空气或最佳土壤。社会主义下，为了进行科学的民主实践（建设和发展），我们“必须加强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16]。民主理论或民主科学，既能哺育民主之花盛开，减少民主盲的干扰或盲动，又要迎接反民主的进攻和假民主的挑战。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运动是绝对的，运动则源于事物内部

各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根本的科学或真理。我们“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17]。研究民主问题，也要照辩证法办事，才有可能使民主问题研究的结果具有科学性，符合客观实在并能形成科学体系。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18]列宁就此指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段论述抓住根本，十分彻底，比喻贴切、形象而生动，闪烁着智慧之光，适用于客观世界之一切宇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事物，尤其是它绝妙地说明了人世间的大小民主过程。民主的种子始终孕育在广大劳动者的心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20]之前，民主是野火、怒火、圣火，势将烧毁旧世界的一切假恶丑的东西——私有、剥削、专制、奴役等等。社会主义下，民主当是文火、热火、红火，是产生巨大社会能或形成强劲的民主力（包括：同心同德的合力、足智多谋的智力等）以改造世界和发展生产力之火。在人世间，它们都是“活火”，而且“永恒”，与人类共存亡。大家都进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还要实践民主，虽不是政治民主。除了民主，再也无法设想任何一种别的途径，得以正确处理社会人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始终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形成民主力，平稳有序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地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的科学研究^[21]确证：民主比专制发达得早多了。后者也是一种火，烧了几千年，多少生灵因之化为灰烬！现在，它势将完全覆灭的丧钟已经敲响了！那股邪火、恶火、鬼火即将通通熄灭了。在专制的鬼火冒出来之前，人类的祖先早已点燃了民主的圣火。在民主问题上，“野蛮人”一点都不野蛮，其民主智慧是旧世

界里的那一小撮自私自利、十分贪婪的所谓文明人或饱吸人血而胖得发愁的“上等人”所不可企及的。

民主是人间永恒的活火。作者把它作为这本小册子的书名,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主题、对象及其本性,意示赫拉克利特的那一段论述也是对民主这一客观事物的“绝妙的说明”。此举是否妥帖,亦可百家争鸣。

这本小册子只是一个提纲,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轮廓作一幅十分简陋的黑白素描。区区一个人,无力为如此丰富多彩的学科内容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民主科学专著,虽然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近20年的民主实践规模广阔,独具特色,革新创造,建树良多,富有成效,也有磨难。与之相比,民主理论就显得苍白了,理当急起直追,因为“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22]!

本书只是提纲,它更多地陈述抽象的命题或单纯的论断。论断不是武断。作者相信,它们是可以彻底论证和充分实证的。作为提纲,本书则不可能承担这种任务。何况,分析民主科学的问题,主要是分析一种并非可以直观、目测的而是无形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要抓住根本,力求彻底,那就“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3]。对于任何具象,也都要经过抽象,才有可能抓住根本,运用抽象力的结果或事物根本的表达也只能是命题或论断。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说过:“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4]不幸的是,本书作者自忖,他在主观上也超脱不了!这使他时不时忆起《第三帝国兴亡记——纳粹德国史》的作者的话,即在其书中难免“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25]。

因为该作者亲眼目睹法西斯分子的一系列罪恶行径，而且本人憎恶专制独裁势力。如果说史书作者都难于超脱，那么理论著述似更不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了吧？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想坚持科学态度，然而难免要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两种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情绪色彩：对民主的热爱之情和对专制的憎恶之感。因为他相信：热爱人民的人必然热爱民主，忠于革命者不可能不忠于民主。虽然如此，他力求做到“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无论是爱，还是恨，个人感情虽然可能制造一时的喜或悲，并不能改变客观事物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也许，科学研究者应当以炽热的激情投入科学研究，但必须以冷静的理智探求科学规律，冷静而审慎地用它们以考察现实生活，接受检验。这样一种学术活动的结果，大概可以归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激情的理性”^[26]吧？本书作者恭候对他的偏见以至偏执的科学批判。

在研究中引证前人的研究结论、概念、范畴以至科学术语，列出参考文献，准确注明出处，都是必需的，因为处于人类精神发展长河中的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7]。即使大段大段地引证先贤，也并非罪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这样一门也许尚属于潜科学学科的研究来说，尤其“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28]。对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的民主观点或民主研究结果来说，也是如此。这样做，也是为了方便他人，让人家有可能看清楚，研究者本人究竟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不提供任何一点有关客观世界的新知的智力活动，似不能算是学术研究吧？有意奉献一点新知，却不讲继承——引证是继承的一种可见的形式——恐怕是办不到的，除非

他是学界疯子，如夸大狂。这样做，还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遵守著作权法^[29]。因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外“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30]，对内对外都要“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31]。即使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思想大师的著作权，也要依法办事，虽然依法不必“支付报酬”。总之，本书作者相信，学术研究要继承，要引证，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还要遵照国家标准书写^[32]）。这样做，绝不是要推出权威，以势压人，或故弄玄虚，或装点门面。

伟大的马克思通过分析预见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33]。民主科学所研究的材料似乎也可能有点这种特殊性^[34]。然而，作者认为：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科学，相信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民，坚持“要为真理而斗争”^[35]；个人具体境遇如何，不值一顾。

附带说明：这本小册子所用“民主”一词，总是指真正的民主，如：古代氏族社会中的民主、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民主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主。有必要划清真民主与假民主、本质民主与现象民主（如形式民主）等范畴的界限时，才加用定语，如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等。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表述方式。当然，科学地界定真正的民主，难度很高。它或许只能首先在一部民主理论研究著作的逻辑体系范围内，暂时予以界说和认可。如果考虑到民主科学理论，包括它的定义在内，像其他一切学科的理论的除旧布新过程那样，也要因概括新的民主建设实践经验而向前发展，那么这样说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表达一点期望。“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

也没有”^[36]。也许,不带错误的书全世界一本也没有吧?除非那是神写的天书。科学认识之路也并不平坦。就是通过实践,也在“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37]。面对民主问题这样一个十分艰深的学术对象,加上一个探讨它的人学识浅陋,这本小册子将会暴露出来的谬误以至荒唐之处,更是势所难免。因此,“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38];而且,这种意见越尖锐、越痛快则越好,多多益善。

参 考 文 献

- [1] 梅林, F:《马克思传》(1972年中译本)第468页。
- [2]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 [3] 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
- [4]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系邓小平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内容。
- [6] 列宁:《哲学笔记》第191页。
- [7] 转引自顾肖荣等:《党制之争》(1990年)序,第3—4页。
- [8]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73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8—93页。
- [10] 同上书,第92页。氏族社会的民主很发达,但没有诉讼、没有法官。民主操作必有规则,但那还不是法律。
- [11] 同上第1卷,第9页。
-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 [14]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 [16] 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5月3日为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所作的讲话(新华社北京电讯,载各大报)。